

“

费了那么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
他说：「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有人评断，是建国总理李光耀消灭了新加坡的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选择以英文为行政语文，华校逐渐消亡。

1980年让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南大”走进历史。1987年，全国学校（除了特选中小学）推行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的“国民型源流”。

很多人评断，是建国总理李光耀消灭了这个岛国的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但李光耀在他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全力驳斥指责。他说：“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

“我的孩子在华校读书，侄儿外甥在英校读书，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有别于堂表兄弟姐妹的特质，这加强了我对华校和英校差异的认识。我们重新安排学校的华文教育，是为确保新一代具有文化素养；我们以英文为主导的语文政策，绝不是要消灭华文教育或中华文化。”

新著驳斥消灭华文指责

李光耀苦学华文半世纪

文@潘星华



都在传统华校南洋小学读书。
李光耀的三个孩子，
(档案照片)



李光耀70岁以后才学电脑，用电脑学华文让他觉得很方便。
(海峡时报)

新书明天面市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英文版都附赠DVD，里面录制了过去50年，李光耀在各种场合，用英语、华语、福建话和马来话演讲的片段。售价每本39.90元（包括消费税）。新书从明天（11月28日）下午5时起，在各大书局出售。公众也可上网购买（www.stpressbooks.com.sg）。询问详情，可电邮stpressbooks@sph.com.sg或星期一至五（早上9时至下午6时）致电6319-8347。



名人评说《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这本新书肯定会引起议论，不单是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也会如此。它显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再经过妥善推行，就能确保成功。恭贺您又一次对一个将继续受本区域关注的课题作出精彩的叙述。

——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达因

为了让新加坡应对全球化竞争而做好准备，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早期，便已构思和发展双语政策。李光耀的远见、领导力和坚持，让双语政策（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不容易达到的目标）成为新加坡成功的基石。拥有讲英语和华语的双语能力，让大多数新加坡人在崛起的中国经济所带来的机遇上，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

在历史上，没有几个人可以真正称得上是塑造了一个国家；李光耀是其中一个……李光耀童年时的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小部分。他是把新加坡塑造成一个现代化、具竞争力、让所有国家赞赏和羡慕的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不凡的故事值得我们阅读和牢记。我们可能不会再看到这样的政治人物。

——英国前首相梅杰

促进一个两种语言并用的环境是少有的尝试，但在1970年代的新加坡，这正是李光耀双语政策的目标。事实上，这政策让新加坡在教育、商业和国际关系上更引人注目。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有效的沟通是文化间交流和理解的必备条件。因此，李光耀非凡的先见之明和努力更具特殊意义。对个人和国家，这本书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

世界今天依然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不同种族、肤色和宗教族群间的分歧和歧视。许多国家都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和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差别所带来的敌意甚至仇恨。一些国家成功地克服了分歧，但没有像新加坡在建立一个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上所取得的成绩那么耀眼……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本书显示了成功背后的动力、坚持和始终一贯的建国目标。

——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

我在公共服务任职多年，看过许多聪明和能干的人，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同李光耀相提并论。这本关于新加坡双语之路的书，将广受各国读者喜爱。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童年躲避华文 留学意识到华人身份

李光耀生在一个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的家庭，童年，曾和华文擦身而过。

他说，外婆在他不满6岁那年，就要他去住家附近一所亚答屋私塾，跟一个独居的华文老师学华文，这是他“跟双语困难纠缠搏斗的日子”的开始。

由于听不懂老师的福建音华语和不知怎样抓毛笔写字，他投诉后，母亲让他转学，不过却转到全以华语授课的俊源学校。几个星期后，他再向母亲申诉无法适应，母亲才违背了外婆的意愿，把他转去德乐英校，让他从此如鱼得水地学习。

但不懂华文，很快就让他尝到苦头。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他因为不懂日军说的话，也看不懂夹杂着汉字的日文通告，挨了一记耳光。

对于自己的“华人意识”，他也很早就有所思考。他在新书中提到，1946年他到英国留学，在伦敦戈登广场的中国协会，接触到华族文化失落得最严重的西印度群岛华人，便觉得不能让孩子重蹈自己不懂华文的覆辙。他到瑞士度假，被一名酒店的柜台人员坚持他是“中国人”，从而震惊地意识到自己的“华人身份”。

从政后决心学好华语

留学回来，从殖民地政府推行的林德宪制，他认识到语言和政治息息相关，而想从政的他，已深深意识到必须赶紧学好华语和福建话，因为“要赢得选票，女皇英语的帮助不大。”

但是毕竟已经长大，要从头学习艰深的华文并不容易。日据时期，他自学过华文，学会了2000个汉字，却没有掌握正确发音。他和韩瑞生先是找到一位说话带北京腔的老师，用一台录音机开始学，可惜因为没有适当的社交场合练习，进步不大。

1955年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角逐丹戎巴葛议席，遭民主党候选人蓝天挑战，说他不会读华文也不会写华文，没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要跟他以华语或方言辩论。

李光耀说：“我当然没法接下他的战书，我感到窘极了。我记起外婆希望我在俊源学校读华文，我没听她的话，因而感到非常懊悔。为了竞选，我必须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但是我仅学过2000个汉字，而且多数忘了。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也很差。”

蓝天的挑战，让他对语言的实用价值有深刻体会，也激发他下决心学好华语。

坐言起行，为了出席广东人聚居的万达街有两万人出席的群众大会，他请当时还是《新报》记者的易润堂给他写了两段华文。

他说：“这原本只要三分钟讲完的短文，他却花了几小时来教我读，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我毕生最艰难的一次演说。当时群众很支持我，为我做的努力喝彩。数万人在听我的幼稚园华语，我想没有几个人听懂，但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华文老师”企图灌输共产思想

后来身为丹戎巴葛区立法议员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更有了学习华文的推动力。他希望能用华语和周围的人沟通，也能看懂以党的名义发出的通告和传单。

他说：“自那时起，我发奋苦学华文。每天我利用午餐时间，边吃边学。丹戎巴葛区行动党支部的一名年轻亲共活跃分子会到办公室，为我上一小时的华语课。他免费教我华文，企图洗我的脑，把我改造成马克思主义分子，吸纳入他们的团队；所以，我渐渐熟悉左翼与共产主义使用的词汇。还记得我读的一本书叫《人生观》，是以浅白华文阐释共产主

义思想的入门读物。

“后来，我每天一定拨一两小时学华文，我不只了解语言本身，还包括发音、语调、俚语、成语、格言等等。四年后，在1959年大选，我已经能说简单但流利的华语，还能即席发表华语演说了。”

每星期六仍上华文课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顾问周清海教授自1975年起担任李光耀的华文教师，至今已38年。现在，除了周清海，还有几位老师给李光耀在每星期六下午轮流上课，通常是4时半开始，一直到傍晚7时左右。只要没出国，他一定不缺课。

周清海说：“李先生学华文的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对所学词语的发音、出处、涵义和用法，都要问得一清二楚。”

他说，2009年，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访问新加坡，李光耀特别安排会见了代表团。会见时间原来预定不超过一个小时，但最后延长到将近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李光耀都用华语交谈，完全没有翻译。“据中国大使馆的朋友告诉我，当晚刘国务委员在中国大使馆为她送行的晚宴上，说她完全没想到李先生的华语竟然说得这样流利。”

在资讯科技普遍的今天，李光耀也用电脑学华文。他常用《联合早报》的网上文章做阅读材料，遇到生字就靠网上字典，把光标放在生字上，听解释和读音，然后记进生字本里，有时间就复习背诵。

他说：“这是我到今天，一个88岁的人还在学习的方法，如果我在16岁或6岁能用这个方法学习华文，就方便很多。”

✉ poonsw@sph.com.sg